

太玄經十卷

（漢）揚雄撰

（晉）范望（宋）司馬光等注

宋刻本。框高二

十·六釐米，寬十五·四釐米。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邊。

存一卷（六上）。

揚雄（前五三—後一八）字子雲，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西漢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成帝時為給事黃門郎。王莽時，校書天祿閣，官大夫。為人口吃，不能劇談，而以文章名世。早年所作《長楊賦》、《甘泉賦》、《羽獵賦》，風格模仿司馬相如之《子虛》、《上林》等賦。後鄙薄辭賦為「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轉而研究哲學。仿《論語》作《法言》，仿《易經》作《太玄》，提出以「玄」作為宇宙萬物根本規律以及個人順應這種規律立身處世避禍趨福的學說。

《太玄》一書形式奇特、語言晦澀、內容龐雜，素以艱深難懂稱。為其注者，自揚雄親傳弟子侯芭始。《新唐書·藝文志》則著錄有「陸績注《揚子太玄經》十二卷，虞翻注《太玄經》十四卷，范望注《太玄經》十二卷，宋仲孚注《太玄經》十二卷，蔡文邵注《太玄經》十卷」等五家。范望，字叔明，晉尚書郎。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對

揚雄著作推崇備至，先後為《法言》和《太玄》作集注，均流傳至今。慶曆年間，司馬光得《太玄》而讀之，求訪歷代注釋，如漢宋衷，吳陸績，晉范望，唐王涯，宋宋惟幹、陳漸、吳秘等諸家，疲精勞神三十餘年，終在元豐五年（一〇八二）完成《集注》一書。司馬光不僅注意解釋《太玄》的文意，而且注意從文字校勘方面整理此書，形成《集注》最具特色的優點。

此本僅存卷六上，然頗多可議之處。《太玄》范望注本與司馬光注本歷來各自流傳有緒，常見者如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郝梁刻范望注《太玄經》十卷本、明嘉靖五年張士鎬刻司馬光《集注太玄經》六卷本，將范望注與司馬光注合刻於一書者少見。此即是本之奇特處。又有注文若干，係其他刻本所無者，包括「邵云」（「邵同」）十一條、「章云」八條、「鄭云」十一條。考《宋史·藝文志》著錄有「章斡《太玄圖》一卷，又《太玄經發隱》一卷」。推測此本「章云」即出自章斡。鄭氏注引及《集韻》，則其人生活年代在丁度《集韻》成書之後，並疑邵氏即邵雍。另據殘本看，此本卷六起自「窮」卦（唯殘去首葉，正文從「之字是也」始），郝本起自「蓍」卦，張本起自「割」卦，則是

本之分卷與今常見者亦不同。

此本傳增湘曾見之，並以傳寫《永樂大典》玄字韻中所錄《太玄》佚文參校，推測其為胡次和《太玄經集注》之殘卷（《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七）。今核之，宋本「止」卦「次三」「次四」「次五」「次六」諸條范望注與明刻本文字全然不同，而以國家圖書館所藏清抄本《永樂大典玄字韻》十八卷核之，「次四」「次五」「次六」三條范注胡次和輯錄者同，「次三」一條小有出入。據此推測大典所據底本與此宋本亦非一版，然確係胡氏輯本可知。「胡次和太玄集注十二卷」，《千頃堂書目》著錄。《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九著錄「《太玄索隱》四卷，未見。張萱曰：宋慶元間江源胡次和撰」，據此知胡氏為江源（今屬四川）人，生活在南宋慶元間（一一九五——一二〇〇），行實則不可考。

此本刻工丁松年、金祖、金榮、項仁、陳彬、陳壽、詹世榮、劉昭等，皆係南宋中葉杭州地區刻字工人，曾參與刊刻宋慶元六年（一二〇〇）紹興府合刻《春秋左傳正義》、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刊《周易注疏》、宋江南東路轉運司刊《後漢書注》、宋杭州刊本《經典釋文》等書。南宋前期浙東地區先後出現了經、史的注疏合刻本，此風一開則合

刻之書驟然增加，或亦波及諸子，而有胡次和集注《太玄》之成書與付梓。故推測此本為南宋中葉浙東地區刻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張燕嬰）